



诗歌隧道

小寒

西杨庄

今夜，白雪掠过山与原野
绽放着青春笑脸的窗花
在南墙北壁的玻璃上收缩
成了幼童画笔下，一幅幅
呼之欲出的童话诗章

正是晾衣绳的冰棱垂首时光
一阵雁影划过了河床上冬眠的沉寂
母亲煮粥的陶瓮中，腊味
正在缓缓地做着深呼吸，喜鹊
学着寒号鸟的模样飞来飞去
专心地街着枯枝
以一名工程师的身份，在檐角
推算着下一个春天的里程

小寒来了，我们围坐在一起
看温酒微沸，品腊月粥汤
蘸着窗棂外的雪水畅想序章的序章
在父亲的冻土里，尽情地畅想
又一个丰满的年龄

小寒时节，所有最冷的时刻
都暗藏火柴；所有静止的深处
皆有脉搏朝向温暖，这是
小寒教会我的，这是
写进冬的扉页里，一个始终站着
一个普天同庆的未拆封的春

咏雪

张云华

飞天玉女下瑶台，遍洒梨花处处开。
一夜千山皆素裹，欣然命笔畅抒怀。

我对故乡土地情深

耿庆鲁

我对生我养我的地方
有着深厚的感情
从我离开的那一刻起
就成了我心中放不下的故乡

我与故乡有着血脉的牵连
走在哪里也改变不了乡音
他乡的黄昏里
是我眺望故乡的身影

好想走在故乡的小路上
沐浴着乡村的阳光，
闻着熟悉的乡土气息
宛如回到童年的旧时光

经过人世的沧桑
都想着落叶归根
回到故乡的怀抱
让漂泊的心灵归于安宁

时光前行
岁月慢慢老去
我对故乡土地情深
让我不忘来时的路

雾凇·冬韵

魏益君

在冬的怀抱里
一场梦幻悄然开启
雾凇，似天女散花般
在天地间铺展出绝美的画面
看，枝头的琉璃盏
在寒风中摇曳冬的浪漫
树，成了银白的雕塑
姿态优雅而庄重
远处的山峦
也悄然白了头
与雾凇相拥
共赴这场冬的狂欢
田野也被雾凇覆盖
像银色海洋波澜不惊

大地沉睡中
在洁白下孕育着希望
等待着春天
破土而出的新生
河流停止了奔腾
像一条银色的丝带
蜿蜒伸展
我漫步在雾凇的世界
脚步轻盈
生怕惊扰了这份宁静
我沉醉在这冬的韵律里
与这冬韵融为一体
沉醉，不醒

腊月乡愁

丁梅华

腊月的风裹着北疆的寒，刮得窗棂呜呜作响。案头日历撕到了最后一页，集市的年味日渐浓厚，妻子准备年货的声音也愈发频繁：“趁现在东西全，赶紧挑点干货和春联，再过几天又涨价又缺货。”我应着声，心里却漫起薄雾似的愁——异乡的年越近，乡愁越沉。

日子宽裕了，穿新衣、吃佳肴不是过年特权，可如今的年味总淡得像温吞的水。不像小时候在甘肃老家，进腊月就掰着指头盼年。奶奶腊月二十三祭灶后，便忙着蒸年糕、炸油果子，金黄的果子在油锅里翻滚，香气飘满村落。母亲则在煤油灯下缝新衣，我趴在桌边盯紧新衣轮廓，连梦里都是崭新布料的触感。那些烟火里的期待，是再也找不回的时光。

对于我而言，过年的意义从不是喧闹的节庆，而是回老屋陪父母吃顿团圆饭。可从新疆到老家千里迢迢，拖家带口回去，路费、年货等开销对寻常人家不是小数目。只能按探亲规定三年回一次，多数腊月，我只能站在兵团土坯房里，望着窗外的雪花，想象老家烟筒升起的炊烟。

四十多年前的腊月记忆仍清晰如昨。十三岁那年，我攥着家里凑的几十块钱，独自乘西行绿皮火车投奔伯父。站台上，父亲佝偻的背影在寒风里愈发模糊，反复叮嘱“照顾好自己”的声音被火车鸣笛盖过。奶奶和母亲红着眼眶站在远处，泪水冻在眼角，我隔窗挥手，直到她们缩成小点。那年初年，我在异乡陌生里度过，连奶奶蒸的年糕味都没尝够。

最难忘的是毕业后第一次回老家过年。土坯老屋已换成砖瓦房，父亲踩着梯子贴年画，红底金字的“福”字一贴，年味瞬间拉满。母亲在厨房忙得脚不沾地，蒸笼里的馍馍冒着热气，案板上摆着金黄酥脆的丸子、油果子。奶奶拉着我的手坐在火塘边，问我在新疆吃得惯吗、干活累不累，布满老茧

的手掌暖得烫人，笑起来眼睛眯成缝，皱纹里全是疼爱。一家人围坐谈家常，年糕的甜香混着笑语，成了乡愁最鲜活的注脚。

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刚到新疆那些年，邮票便是我与故乡的纽带。我每周写一封信，把兵团劳作、北疆风雪细细写在纸上，却从不敢提苦累，只报喜不报忧。寄信后便日日盼回信，指尖摩挲邮票上的山水，仿佛能触到故乡的温度。

后来有了手机、视频，随时能见到亲人，邮票上的乡愁渐渐淡了，新的缺憾却生了出来。奶奶早已不在，兄弟们散在各地打拼，只剩下年迈父母守着老家小楼不肯离开。我多次劝他们来新疆同住，他们总执拗地摇头：“根在这儿，守着土地和老邻居才踏实。”我懂，就像我在兵团待了几十年，心底最牵挂的，仍是那片生我养我的黄土地。

腊月的风还在刮，集市的喧闹透窗而来。我拿起外套出门备年货，口袋里揣着给父母买的保暖鞋，盘算着晚上打视频电话。屋檐下的红灯笼晃了晃，映着积雪，像老家灶台上跳动的火苗。

原来乡愁不是具体物件，是父亲贴年画的背影，是母亲缝新衣的针线，是奶奶火塘边的温度，是老屋烟囱的炊烟。它藏在腊月的风里，藏在团圆的期盼里。无论走多远、离开多久，故乡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腊月的乡愁，便是这份牵挂最热烈的绽放。

温暖冬日的花

王举芳

街边的行道树已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向着天空伸展，让我想起外婆那又瘦又枯的手指。冬日的风，带着几分调皮的刻薄，钻进衣领又顺着袖管溜走，留下丝丝缕缕带刺的寒意。

我裹紧围巾匆匆走过街角，忽然瞥见不远处一团亮亮的颜色，不由得走过去，驻足，是个卖花的姑娘。她看上去十八九岁的年纪，穿着件单薄的旧棉袄，脸颊冻得有些红紫。她怀里的花透着满满的生命力。

“姐姐，买枝花吧。”她朝我笑着，眼睛弯成月牙。我本不欲停留，却被那清甜的笑容绊住了脚步。她怀里的花是简单的山茶、腊梅，收拾得极整齐，每枝都用旧报纸仔细地包着根茎。

“这花能开多久？”我问道。
“用心养着，能开到立春呢。”她说着，挑出一枝山茶递给我。山茶那鼓胀的花苞上还带着点点水珠，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她的手纤细且粗糙，布满细小的裂口，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些许泥土。

“你每天都在这儿卖花吗？”
“嗯。”她点点头，“除了下雨天。花怕淋。其实是我更怕雨淋呢，每次被雨淋了我都会感冒。我可比花娇贵着呢。”说着她“咯咯”笑起来，声音清脆爽朗，似是嘴里咬碎了一口冰棱。

我买了一枝山茶。她接钱时，我发现她腕上戴着一只褪色的红绳，编法粗糙，显然是自己做的。

“男朋友送的？”我打趣道。
她摇摇头：“我弟弟编的。他在老家读书，说红色能带来好运。”她顿了顿，眼睛亮晶晶的，“我打工供他上学呢。”

“是卖花吗？”
“不单纯卖花，我还有其他兼职呢。”她笑着，满脸的红晕，似是一朵小太阳。

一股风突然窜过来，吹乱了她的碎发。她侧身护住怀里的花，那姿势动作熟练得像母亲护住心爱的孩子。

临走时，她突然叫住我：“姐姐，等等。”然后从最里层抽出一枝绽放了几朵的腊梅，将这个送给你。腊梅最香了，放在屋里，冬天就变得又香又暖了。”
我道了谢，转身走，又听见她在身后说：“姐姐，记得要换水啊，两天一次。”

回家的路上，我举着那枝腊梅，嗅闻那淡淡的香气。这香气混着寒气钻入鼻腔，一时恍惚，竟想起小时候母亲在冬日里熬的红糖姜茶。

转过街角时，我忍不住回头望去。那姑娘还站在原地，怀里抱着一大捧花，在冬日清冷寂寥的街道上，点燃一簇跳动的火苗。

一股温暖在心底蔓延。这世上，原是有这样一种温暖，不来自太阳，而来自比太阳更恒久的东西。



拾起时间的碎片

刘海静

当代人是忙碌的，似乎总是在抱怨时间不够使，是啊，在工作和家务之余，所剩的时间可谓“多乎哉，不多也。”虽然鲁迅先生曾说：时间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还是有的。但对于如今的上班族来说，要想静下心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仍不是那么容易的。

比如想着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可每天要完成这一趟总要两个小时，回家连做家务都来不及，于是在实施了一阵之后，觉得太浪费时间，只能作罢。但身体还是需要锻炼的，那就从走路开始吧，于是我不再开车，找好公交线路，每天步行一刻钟到公交站，在等车的时候，就开始做深蹲、高抬腿等有氧运动。如果时间充裕，就再做一些拉伸动作，做完看看手表，也不过十几分钟而已，不仅运动量基本达到，而且还绿色出行，节约开支。有趣的是，我在车牌子旁边自己做运动的时候，有几次竟然还带动了其他的几位等车人，他们看我在一旁蹦蹦跳跳，也不由得拍拍打打起来，尤其是冬天，还能暖和一下身体，这样，半小时的晨练就在赶路 and 等车的空档不知不觉地完成了。

坐公交的好处还不仅于此，以前开车我只能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而自从坐上了公交，我不仅解放了双手，还有剩余的精力捧一本书看，一日之计在于晨，正在头脑最清明的时候，又无人打扰，很快就能进入读书的境界，而且终点站才下车，我也不用担心错过站，历时正好四十五分钟，这相当于我又拾起了一堂“早自习”的时间呢！

晚上下班，天色已晚，我仍能在车站等车边锻炼，还能在车上完成一节“晚自习”，回家把家务安排停当后，总算有了两三小时的闲暇时间，可以在书房里安静地写作和读书了。胡适先生曾把“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列为考察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诚哉斯言，有的人在业余时间或呼朋引伴，K歌豪饮，或搓麻将、熬夜奋战，这几种世俗的快乐，总让我觉得流光可惜，还是尽量避免，情愿归隐山林，煮字烹文，在文史哲艺的浩瀚书海中遨游，青灯之下与古今中外的学者作家们交流对话……在视力、脑力疲劳之际，我还可以侍弄一下我的盆景花草，再做一组陶器摆件和哑铃推举，其中甘苦，唯有自知，但至少没有因浪费时间而懊悔，即使不能在文艺上有所“成就”，也能做到如古人所说的“不负今日”吧。

就这样在平日的工作、家务之余，尽力拾起时间的碎片，利用闲暇时光完成一天身心的修为，如此就可以带着充实的心情和笃定的信念安然入梦了。



小寒

韩立梅 作

带着烟火味的幸福

谢琼梅

生活里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和感受各不一样，有的人以追逐权力和名利为幸福，有的人以不断累积的财富为幸福，而我的幸福则是在那带着烟火味的厨房里。

童年时候的幸福是从老家老屋的厨房里开始的。记得小的时候，父母每天早出晚归外出干农活。而我早晚的时间都和奶奶待在厨房里，一会戳戳火堆、一会拨拨菜叶或者看着奶奶在烟火中一会倒水、一会劈柴忙个不停。偶尔，奶奶会单独给我一个水煮蛋或者一个烤红薯，都会让我开心得不得了。有时候我也会帮着奶奶摘豆角，或者趴在火塘边上吹风，即使被烟火熏得眼泪直流变成大花脸也还是抑制不住开心。那个时候家里的生活很艰难，吃肉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只有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客人了才会煮上一碗肉。而一贯节俭的奶奶，甚至菜油都很少放，饭桌上就一碗漂着零星菜油的青菜和一碗咸菜，但是一家人还是吃得很开心，偶尔有点肉星都会传到我的碗里。生活虽苦，但年少不更事的我从未感受到

生活的艰难，因为家人把最好的都给了我，哪怕只是一粒糖果、一个鸡蛋。我也很少在他们脸上看到愁容，小小的老屋里经常会传出一家人欢快的笑声，溢满了幸福的味道。

后来，我慢慢地长大了，奶奶却慢慢地变老了，厨房变成了母亲的阵地，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餐桌上的饭菜也越来越丰富。勤劳的母亲总是把厨房里的厨具清洗得干干净净，每天在厨房开心地忙碌着，豆类火腿羊焖饭、油炸糯米饼……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各种美味的食物，普通的食材一经母亲的手都变了样，让我们的餐桌色色生香。每次开饭前，妈妈总会让我先去叫奶奶，饭桌上有什么好吃的总会流转一圈，最后还是大家一起分着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不仅是在烹煮着一家人的饭菜，也在烹煮着我们幸福的生活。在外求学的日子，愈加想念母亲做的饭菜或者说是更想念家里幸福的味道，每次放假都是匆匆地飞奔回家，才到村口就看见了老屋上空袅袅的炊烟，我就知道是母亲在厨房间忙碌了，脚下的步伐也变得轻盈起来。经过短暂的别离，一家人坐在一起吃边聊，看着父母眼中慈爱的目光，嘴角的笑容，路上的疲劳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幸福顿时溢满心田。

如今，我也成了母亲，系上了属于自己的围裙。生活被岁月沉淀得平和，厨房成了我安放身心的小道场。在锅碗瓢盆叮当的碰撞声中，在炒菜的滋滋声中，将工作的烦恼与尘世的喧嚣轻轻关在门外。翻阅食谱，尝试新味，失败与成功都带着暖意。当一家人围桌而坐，饭菜的热气氤氲了他们的笑脸，一声“好吃”便足以抚平所有辛劳。看着孩子贪婪咀嚼的模样，恍惚间，我看见了当年那个在灶边眼巴巴等待红薯的自己；望向父母欣慰舒展的眉头，也仿佛读懂了他们沉默付出背后的全部满足。一方小小的厨房，一缕袅袅的烟火，就这样无声地传承着代代不息的爱与温暖。

烟火人间，三餐四季。这带着烟火味的幸福，就这么一年年地，在碗筷的叮当声里传了下来。

